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尼采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 著

人性的，太人性的： 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下卷)

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Ein Buch für freie Geister

李晶浩 高天忻 ● 译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HERMES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尼采注疏集

哲学研究

ISBN 978-7-5617-5763-5



9 787561 757635 >

定价: 68.00元 (全二册)

www.ecrnpf088.com.cn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尼采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人性的，太人性的：
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下卷)

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Ein Buch für freie Geister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 著

李晶浩 高天忻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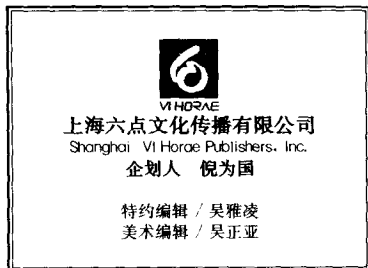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德)尼采(Nietzsche, F. W.)著;
魏育青,李晶浩,高天忻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

(经典与解释 尼采注疏集)

ISBN 978-7-5617-5763-5

I. 人… II. ①尼…②魏…③李…④高… III. 哲学思想—德国—近代 IV. 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4895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图片和版式设计等专用使用权为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
出版所有权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未事先获得书面许可,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
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文章中简单的摘引,
违者必究。

经典与解释 尼采注疏集

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上、下卷)

(德)尼采 著

魏育青 李晶浩 高天忻 译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销售业务电话 综合分社 021-62238336 021-62237612(传真)

编辑业务电话 021-62572474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26.25

字 数 46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5763-5/B·374

定 价 68.00 元(上下二册)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 录

尼采注疏集出版说明(刘小枫) /1

Pütz 版编者说明 /5

KSA 版编者说明 /17

缩写符号 /21

1878 年初版代前言 /23

上卷

前言 /3

第一章 初始之事和终结之事 /15

第二章 道德感的历史 /53

第三章 宗教生活 /107

第四章 出自艺术家和作家的心灵 /143

第五章 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的征兆 /193

第六章 交往中的人 / 248

第七章 女人与儿童 / 277

第八章 国家一瞥 / 301

第九章 独处的人 / 334

在友人中间 尾声 / 391

下卷

前言 / 397

第一篇 杂乱无章的观点和箴言 / 471

第二篇 漫游者和他的影子 / 593

版本、初印、手稿缩写表 / 782

下卷^①

①【KSA 版注】1878 年 5 月到 11 月间,尼采写了十本笔记。前五本主要包括自传性质的纪录和关于瓦格纳的一些想法(参见 Bd. 8, S. 487—566),计划要写成一本探讨艺术问题和瓦格纳运动的著作。尼采考虑起名为“新回顾”的这项计划于夏末搁浅了。另外五本谈论的是在《人性的、太人性的》(= MA)中已经涉及的多问题。以这些笔记为基础,外加大量此前未曾用过的来自所谓“索伦特稿纸”的片断,尼采完成了一个誊清稿。10 月,他将此稿交给 Marie Baumgartner 誊写,然后将抄件剪成小条,进行整理、编号和标名。这样产生的印刷底稿在 1878 年 12 月 31 日时寄给了出版商,一共是 394 条格言,尼采后来又补寄了 14 条。尼采本来打算把这本新著当作《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的续集出版;出版商劝阻了他:“这是一本独立的著作。您希望页码和格言都接着上卷的结尾开始编号,以便两卷成为一体;但是,如果一卷书从 379 页和第 639 条格言开始,看起来会很奇怪。”(E. Schmeitzner 致尼采,1878 年 11 月 25 日, KGB II / 6, 998)自 1879 年 1 月中旬起,尼采在巴塞尔, Peter Gast 在意大利分别开始阅读校样(校样至今尚存)。新书于 1879 年 3 月初在开姆尼茨的 Schmeitzner 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附录:杂乱无章的观点和箴言)》(= VM)。

一直到 1879 年夏,没有发现尼采有新的笔记。1879 年 6 月底到 9 月初,尼采在 St. Moritz,又写满了 6 本袖珍笔记本(其中两本没有保存下来),后来他把这些本子上的内容誊清在 2 大本和 22 张散页上。9 月 10 日,他将两个大本子寄给 Peter Gast 去抄写,当月 30 号寄去了散页(由瑙姆堡寄出)。关于誊清本,尼采在致 Peter Gast 的信中写道:“您……收到的底稿是我以昂贵和艰辛的代价换来的,如果有可能避免,没有一个人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去写它。现在阅读时,我还心有余悸,尤其是因为那恐怖的记忆。除了为数不多的几行之外,一切都是我在路上的偶感,随手用铅笔记录在了 6 个小本子上;每次改写都让我痛苦不已。还有 20 条更长的思想链,可惜还是相当重要的,但我不得不放弃,因为我没有时间将它们从那些乱七八糟的铅笔字迹中整理出来:就像去年夏天[创作 VM 时]的情形一样。之后,这些思想的连贯性就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了。”(1879 年 10 月 5 日, KGB II / 5, 450)信中的这段话非常关键,因为它描述了尼采在 VM 出版后的写作方式,并澄清了——从 VM 起——许多遗留下来的片断的来源。在收到 Peter Gast 的抄件之后,尼采以和 VM 相同的程序完成了付印稿。10 月 18 日,尼采在莱比锡亲自将付印稿交给了 Schmeitzner。从 10 月底到 12 月初,尼采和 Gast 都在进行校对(校样至今尚存)。12 月中旬,作为《人性的、太人性的》的“续篇之二”,《漫游者和他的影子》(= WS)由莱比锡的 Schmeitzner 出版社出版,但标明的出版年度为 1880 年。

1886 年, E. W. Fritsch 在莱比锡将 VM 和 WS 的存书合而为一,附上尼采撰写的前言,合订本出版时题为《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下卷/带引言的新版)》(= MA II)。尼采亲笔书写的前言付印稿至今尚存。

附有评注的 DmN 是出自尼采的 VM 和 WS 付印稿的一种变体。Marie Baumgartner 的 VM 付印稿包含着大量显而易见的阅读错误,这些错误尼采没有发现,因而出现在初版中。我们的这一版本纠正了这些错误,并且每处都附有评注。

前 言

[369]人只应当在无法再沉默时，才开口说话；而且所谈之事应该是自己已经克服了的——其余的一切都是废话，是“文学”，是缺乏教养。我在著作中只写我已经克服了的：“我”和曾与我为敌的一切，也就是“真正的我”^①；是的，如果允许我用更骄傲的字眼，就是“真正实在的我”^②。人们会猜到，我已经有了许多——在我下面^③……但总还需要时间，需要康复，需要站到远处，需要拉开距离^④，直到我有了兴趣，对自己经历过和经受

① 【Pütz 版注】真正的我：ego ipsissimus, ich der Persönlichste。

② 【Pütz 版注】真正实在的我：ego ipsissimum, ich das Persönlichste。

③ 【KSA 版注】人只应当在无法在沉默时……在我下面：只有当人们经历过了；而且说的只能是，人们经历过的那些事，——其他所有都是废话，是文学，是报刊。我在著作中只写我经历过的事：灵魂和肉体的“我”，构成了“真正的我”，如果说的高雅些，就是“真正实在的我”。所幸的是，我的经历如此丰富。（Dm）

④ 【KSA 版注】时间……距离：许多时间、康复、拉远、距离。（Dm）

住的事情,对某种自己的事实或者命运,进行一种事后的揭示、发掘、曝光、“描绘”(或者你随便把这称作什么),以便达到认识的目的。就这一点而言,我所有的著作,除了一个有本质区别的例外,都是一种追溯,——都是在谈论“我抛在身后的事”——;有些著作,如《不合时宜的沉思》的前三篇^①,甚至比之前出版的一本书(这是指《悲剧的诞生》^②,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敏锐的观察和对比者,这点定然瞒不过你的眼睛)产生和经历的时间还要早。那对垂老的大卫·施特劳斯^③,对他的大德意志主义,对他的迟钝和他粗糙的语言^④的爆发的怒火,那第一篇《不合时宜的沉思》的内容,发泄了我很久以前[370]还在德意志的教育及教育庸俗性(我有权申请“教育市侩”或曰“文化庸人”这一现在常用又被滥用的名词的发明权^⑤——)的包围中当学生时就有的不满情绪。我在发表反对“历史病”的言论时,已经学会了如何从这种病中缓慢地、费力地康复,而且,并不愿意因曾深受其苦

① 【译注】1873—1876年间,尼采先后发表四篇《不合时宜的沉思》。

② 【法文P本注】按尼采此处的提法,《不合时宜的沉思》前三篇(1873—1874)反而发表在《悲剧的诞生》(1872)之先。

③ 【译注】David Strauss, 1808—1874,德国神学家、作家。

【法文P本注】大卫·施特劳斯由于在《耶稣传》(1835—1836)中把耶稣的生平事件解释为“神话”,被撤消了在图宾根的教职(1832—1835)。施特劳斯最终放弃基督教,站到了唯物主义的一边。尼采的第一篇《不合时宜的沉思》就题献给了他。

④ 【KSA版注】粗糙的语言;自我欣赏。(Dm)

⑤ 【KSA版注】我有权申请……发明权;虽然该词经尼采才成为时髦用语,但“教育市侩”这一说法在1860年左右就已兴起,参见F. Kluge《德语词源学辞典》,柏林,1967, s. v.; 此处, J. Scherr, Studien II 298 被引为首次出处(1966年)的例证:“那些人,我们为他们发明了一个合适的称呼‘教育市侩’”;另一处先于尼采出现的例证是R. Haym的《浪漫派》柏林1870年, 88:“教育市侩们乏味的过人聪明。”

便要在将来完全放弃“历史”。当我随后在第三篇《不合时宜的沉思》中向我的第一位、也是唯一的导师，伟大的阿图尔·叔本华，表达敬畏之情时——如果是现在，我会表达得更为强烈，更具有我本人的特征——，我本人已身处于道德主义的怀疑和消解之中，即是说，我批判了、也深化了迄今为止所有的悲观主义——，我已经像大家所说的那样，“什么都不信了”，连叔本华也不信了；正是在那一时期，我写成了一篇至今尚不为人知的《论超道德意义上的真理和谎言》^①。就连 1876 年我在拜罗依特^②庆功会上——拜罗依特本身就意味着一个艺术家取得的最大成功——向理查德·瓦格纳表示敬意的庆典致词，表面看来极为^③应时，其背后的真实意图也是要表达我对自己过去一段时光的敬意和感激，对我航海途中经历的最美也最险^④的风平浪静^⑤的敬意和感激……，实际上是一种解脱^⑥，一种告别^⑦。（这一点瓦格纳自己也许不清楚？我不这样认为。一个人只要还有爱，就肯定不会描画出这种景象，他还没有“观察”，还没有像一个观察者不得不做的那样，站到远处，拉开距离。“观察的概念已经包含着一种神秘的敌意，即对视的敌意”——在我刚提到的那本书的第 46 页上^⑧就这样说，用的是泄露真情和不无忧

① 【法文 P 本注】尼采在另一处提及此作的写作时间为 1873 年夏天。参见《哲人之书》，III, p. 115—133。

② 【译注】德国城市，定期举办瓦格纳音乐节。

③ 【KSA 版注】极为：最为。（Dm）

④ 【KSA 版注】最险：最糟糕。（Cb²）

⑤ 【KSA 版注】我航海途中经历的最美也最险的风平浪静：我唯一的钟爱——如果有人愿意相信我的话——（Cb¹）

⑥ 【KSA 版注】一种解脱：一次起锚。（Cb²）

⑦ 【KSA 版注】告别：疏离之举。（Cb¹）

⑧ 【KSA 版注】第 46 页上：参见 WB 7 Bd. 1, 466, 27—28。

郁的^①措辞,或许只是^②说给少数几个人听的。)[371]只有写了这本《人性的、太人性的》,我才在经过这些年来内心深处的孤独与缺失之后,重新拥有了发表见解的镇定自若。这第二篇^③前言就是献给此书的。作为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它蕴含有心理学家近乎开朗和好奇的冷酷。这些心理学家会把置于身下、抛在身后的^④大量痛苦事物,事后再为自己确认一遍,犹如用针尖狠戳自己一样:——如果在这样一项扎手又棘手的工作中不时出点血,如果心理学家在工作中手上带血、而且不仅只是手上带血的话,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二

《杂乱无章的观点和箴言》和《漫游者和他的影子》一样,先是以单行本形式作为刚才提过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的续篇和补遗出版的:它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疗法的继续和加倍,即反浪漫主义自我治疗的继续和加倍,这是我始终健康的直觉为自己发明的、开列的药方,用于治疗一种最危险的浪漫主义病的暂时发作^⑤。在经过了六年的康复之后,现在应该能将这些作品合为一体,作为《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的下卷,可能从总体效果来看,就能更有力、更明确地传授其中的学说,——一种健康学说,应该推荐给正在成长的一代中天性

① 【KSA 版注】不无忧郁的:痛苦的。(Dm)

② 【KSA 版注】(曾经)是原为(现在)是。(Dm)

③ 【KSA 版注】这第二篇:这后一篇。(Dm)

④ 【KSA 版注】抛在身后的:见于身后的。(Dm)

⑤ 【KSA 版注】我始终健康的直觉……暂时发作:一个病情危险之人始终健康的直觉。(Dm)

更偏重精神的人，用以克己^①。书中发表言论的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常常失控地大发雷霆，但又总是通过自控来平息怒火，一个具有良好的悲观主义意志的悲观主义者，——所以至少不再是个浪漫主义者：怎么会呢？难道不应该[372]让这样一个善于像蛇一样褪皮变色的人给今天还全都处于浪漫主义危险之中的悲观主义者上一堂课吗？至少让他们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三

——当时也真的到了分手之时：这一点随即就得到了证明。理查德·瓦格纳突然崩溃，这个貌似已登上胜利顶峰的人，实际上是一个变得腐朽、正在绝望的浪漫主义者，在耶稣的十字架前无助地倒下……难道就没有一个德国人注意到这场可怕的表演，没有一个人人为之动容吗？我是唯一的一个为他痛苦的人？够了，这一突发事件犹如一道闪电，为我照亮了那个离开了的地方，——还给我带来了那种每一个无意间涉险的人都会感到的后怕。当我独自继续前行时，我在颤抖：此后不久，我就病了，不仅是生病，还有疲惫——不断的失望带来的疲惫，我对一切还能让我们现代人兴奋的事感到失望，对到处都在挥霍的力量、劳动、希望、青春和爱情感到失望；还有厌恶产生的疲惫，厌恶这种浪漫主义的妇人气和迷醉无度；厌恶再次战胜了一个无比勇敢者的这一整套的理想主义谎言和娇生惯养的良心；最后还有这样一种疲惫，它的源头是由于无情怀疑而产生的悲哀——怀疑我在失望之后，注定要陷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深的猜疑、蔑视和孤独之中。我的使命——它跑哪去了？怎么回事？现在看上

① 【法文P本注】拉丁原文为 *Disciplina voluntatis*。

去,好像我的使命从我身边溜走了?我会有好一阵子不再有权接受使命了?该如何去忍受这种巨大的缺失? [373]——我开始认真地、原则地禁止自己接触所有的浪漫主义音乐,这种含糊、自大、淫荡的艺术,扼杀了精神的威严和乐趣,让各种含糊的渴望和膨胀的贪欲得以滋生。甚至在今天,“谨防音乐”^①也是我对所有还能在精神领域中重视纯洁的人的忠告;这种音乐让人神经麻木、使人变得软弱和阴柔,它的“永恒之女性”^②拉着我们——走下坡路!……我最初怀疑、以后提防的都是浪漫主义音乐;如果说我还对音乐有什么希望的话,就是期望有个音乐家会站出来,足够果敢、足够巧妙、足够尖刻、足够南方化并且绝对健康地以一种不朽的方式报复那种音乐。

四

自此我孤独地、带着对自己的极度怀疑、但内心又不无愤懑地反对起了我自己,并开始支持所有那些恰恰让我感到过痛苦和艰难的事物;——这样,我就重新找到了通往那种勇敢的、与所有浪漫主义谎言对立的悲观主义的路,而且我今天似乎觉得,也找到了通往“自我”、我的使命的路。那种深藏不露而又专横跋扈的东西,我们一直无法称呼,直到最后它证明自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心中的这个暴君对我们进行了可怕的报复,每当 we 想躲开或摆脱他,每当我们过早满足,每当我们试图融入非我族类,每当我们做一些虽然有可能使我们偏离主旨、但也还算

① 【法文P本注】拉丁原文为 Cave musicam。另一个相似表达法是 cave canem(谨防恶犬)。尼采用此来批判“浪漫派”的音乐,尤其瓦格纳的音乐。

② 【译注】歌德《浮士德》末有名句:“永恒之女性,引我们飞升。”

值得重视的事情，它都进行可怕的报复，甚至对于每一种美德本身，只要它意在使我们免受天职的艰辛，也是如此。每一次，当我们怀疑是否有权利履行自己的使命时，——当[374]我们开始在什么地方偷懒时，回应我们的就是疾病。多么奇特又多么可怕！我们要为轻松付出最沉重的代价！如果我们过后还想恢复健康，就别无选择：我们必须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承受得更多……

五

那时我才学会那种隐士般的言论，那些只有最沉默和最痛苦的人才说得出的言论：我发表言论，没人在场，更确切地说，没有人在场都无所谓，我只是为了避免沉默之苦。我说的都是一些和我无关的事，但说起来的樣子却像这些事多少和我相关。当时我学会了那种表现得开朗、客观、好奇，尤其还要表现得健康和阴险的技巧，——在我看来，这些是一个病人身上的“高尚品位”，是不是这样呢^①？尽管如此，如果你的眼光更为锐利，体验更为深刻，就一定看得出，这是一个痛苦和贫困的人在装作不痛苦、不贫困的样子说话；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些文字才有魅力。此处应该保持一种安静、平和、甚至还有对生命的感激，此处起支配作用的是一种严厉的、骄傲的、持续清醒的、持续敏感的意志，这种意志给自己规定的使命是保护生命不受痛苦，并制止所有往往像毒菌一样在痛苦、失望、厌烦、孤独及其他泥沼中生成的结论。也许恰恰是这些给我们的悲观主义者指明了一条自我考验的路？——因为当年我提出“痛苦的人还没资格悲

① 【KSA 版注】在我看来……是不是这样呢？：因为，现在的我依然认为，邪恶是健康的一部分。（Cb¹）

观”这一命题时,我正在自己身上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极需耐力的远征,矛头直指各种浪漫悲观主义的不科学的基本倾向,这一倾向把单独的个人经验[375]当成普遍判断,夸大和过分阐释对世界的谴责。……总而言之,那时我把目光投向了另一面。乐观主义,为了复元,为了有朝一日还可以成为悲观主义者——你们明白这一点吗?就像一个医生将病人置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为了让他远离他过去的一切,摆脱他的忧虑、朋友、书信、义务、蠢事以及记忆的折磨,并学会用双手伸向、用感官拥抱新的养料,新的阳光,新的未来,我,作为一个集医生和病人于一身的人,强迫自己投身到一个完全相反的、从未尝试过的心灵氛围中,尤其是强迫自己转移到陌生的地方,陌生的领域,强迫自己对各类陌生事物都充满好奇……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长时间的彷徨、探索 and 变化,是对各种一成不变之事的厌恶,对任何不假思索的附和或反对的厌恶;同时也产生一种营养学和规则,目的是让精神尽可能轻松地远走高飞,最主要是不断前进。事实上,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最简化,是从各种粗俗贪欲中得以解脱,是处于各种外在不利条件之中的独立性,还有在这种不利条件之下能够生存的骄傲。可能有点犬儒主义,有点“桶中”^①风范,但同样肯定的是,也有许多忧郁的幸福和忧郁的快乐,许多静寂和光亮,许多高明的愚钝和深藏的狂想——所有这一切最终会导致一种伟大的精神强化,一种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完美的健康状态。生活本身给予我们奖赏,奖赏我们坚韧的生活意志,奖赏我当初对自己发动的这样一场对厌倦人生的悲观主义的持久战,奖赏我们每一道充满感激的关注目光,这目光连生活赐予的最

① 【译注】传说古希腊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约前400—325)生活简朴,栖身桶中。

微薄、最细小、最易逝的礼物都不会错过。我们最终为此获得了它的大礼，可能也是它所能给予的最丰厚的礼物——我们又重新获得了自己的使命。——

六

[376]——我的经历——是一个生病的故事，但因其最终结果是康复，它也是一个康复的故事，——难道这应该仅仅只是我个人的经历？而且仅仅是我的《人性的、太人性的》？我现在宁愿相信事实正好相反；我在不断恢复信心，我相信这些漫游书不仅是我个人而写的，尽管有时看上去是这样——。经过六年来自信心的不断增长，我是否可以重新将这些书送上旅途？我是否可以尤其把这些书推荐给那些沉迷于某段“过去”、还有精神去回味他们过去的精神痛苦的人，让他们去体会和倾听？但是，最主要还是推荐给你们这些最困难的人，你们这些为数不多、受尽伤害、最有思想、最有勇气的人，你们这些不得不成为现代灵魂的良心的人；作为这样的人，你们必须知道，今天所有的疾病、毒品和危险会一起向你们袭来，——你们的命运要你们比任何一个个体都更加孱弱，因为你们不“仅仅是个体”。你们的安慰就是，找到一条康复之路，啊！走上这条路，通往明天和后天的健康，你们这些命里注定、百战百胜、征服时间的人，你们这些最健康、最强壮的人，你们这些好样的欧洲人！——

七

——我最终还是想简洁明了地表达我反对浪漫悲观主义，即反对贫困者、不幸者、受制于人者的悲观主义的观点：有这样一种倾